

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

叶宗镐 编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

叶宗镐 编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叶宗镐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79-0775-7

I. ①傅… II. ①叶… III. ①美术—文集 IV. ①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0962号

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

叶宗镐 编

责任编辑	曹瑞锋 王 剑
审 读	吴云峰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岳文婧
技术编辑	吴蕃中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qh@163.com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6.75 字数 630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0775-7

定价 120.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恭
謹
敬
獻
此
書

紀
念
傅
抱
石
先
生
誕
辰
一
百
一
十
周
年

前 言

画家、美术史论家傅抱石先生于 1965 年 9 月去世。

先生去世后，夫人罗时慧女士于 1979 年 5 月将抱石先生的主要绘画遗作约四百幅捐赠国家，收藏在南京博物院；2007 年 1 月，先生的六个子女：小石、二石、益珊、益璇、益瑶、益玉又将家藏先生的遗物，包括文稿 86 篇，印章 71 方，速写 290 余幅（已整理为六大册）再次作了捐献，也收藏在南京博物院。所捐文稿，分别原为二石和编者保存。这次捐赠使我有机会对这批文稿仔细检读一过，发现其中有许多重要著作没有发表过，取出加以整理，再加上不断从旧报刊上极力搜求，共得文稿七十余篇，那就是这本《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的主要篇章。

没能收入本书的文章，我知道的仅有以下几篇：

一、《春天的画家》。此文于 1942 年 11 月 27 日在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文为丰子恺先生画展而作。但此文虽然找到，因抗战期间，报纸纸质粗劣，只见油墨团团，字迹无法辨识，文章难以读通，只好放弃。

二、《序画册〈江苏〉》。此序在画册中并未署名，但在先生家中曾读过初稿，故知为先生所作，而该稿现已不见踪影。《江苏》画册，南京图书馆有藏，据说正在整理尚未上架，不能借阅。

三、《入木三分》。记忆中大约此文作于 1962 年夏，发表在《南京日报》或《新华日报》，是因赞赏一东欧木刻家的作品而作的评论，故巧妙地标题为“入木三分”。我曾到报社查阅旧报，但经过“文革”，报社存报不全，没有找到此文。

四、《石涛三考》、《石涛画论研究》。尚不知二文曾于何处发表过，只知当年二文曾提供给商务印书馆，且已排版就绪，可能在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时，已被焚毁。

总之，先生的著述，不敢说这里没有遗漏，至此可说为搜寻文章已尽全力，算是比较齐全了。

本书除正文外，作为附录，收进了先生的一些题画款识、印章边跋和写给友人的信函。

先生的题画款识和印章边跋，内容丰富、言简意赅，涉及历代美术史论、古今画坛逸闻及与友人的交往、自己的生活经历等等，很有研究价值。

先生发出的信函,多赖收信人的精心保护方留存至今。最为难得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写给老师金原省吾的信,竟也完整地保存下来。金原先生很珍视这些信件。战乱期间,他把这些信和抱石先生留在日本的画作等物,千辛万苦,辗转各地,最后运到长野县諏访农村老家,才没有散失,并收藏在今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

给郭沫若先生的信,最早的也保存在日本,写于 1935 年,很有历史文献价值,弥足珍贵。后来的许多信,保存在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其中谈创作经验和构思的三封,已标题为《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作画》、《谈〈东方红〉的创作》、《谈创作〈九歌图〉》作为正文收进了本书。

其他信件,受信人身份不同,有叙旧谊、有托办杂事,有奖掖青年,还有言及画价稿酬等等,总之涉及许多方面,时间跨度很长,能历经种种灾祸劫难而保存至今,非常不易。这些信最迟的也都写于四十年前的 1965 年,最早的写于 1934 年,算来迄今已长达八十年了!而先生家里原保存有友人信函和抱石先生所写家信计有三百余通,却不幸都在“文革”浩劫中全部撕碎投入抽水马桶,一冲而永远消失了,怎不令人扼腕叹惜!

失去的已不能再有,留下的包括从旧报刊杂志竭力搜求所得,十年前曾选编为《傅抱石美术文集》出版,今又囊括所见专著、余文及断简残章,成此《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抱石先生一生辛勤著述,而今终于得以全部结集出版成书了。

本书的編集是《傅抱石美术文集》的完善和补充,两本文集加在一起,更全面地展示了抱石先生的美术史观、美术理论和美学思想,这里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更全面的资料,盼望此后会出现更高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要作检讨并说明:以前所编《傅抱石美术文集》中,有《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日本法隆寺》两篇,后来知道不是抱石先生原创而是译文;《明末四奇僧》、《恽南田》两篇,则出自《明末民族艺人传》,是由先生据日文《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选译改写。由于自己水平有限且工作草率简单造成失误,在此敬向读者致歉!

谨献此书,以纪念傅抱石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叶宗镐 2013 年 5 月于南京

目 录

前言	1
论印章源流	1
梅泽和轩著《王摩诘》译者序	9
介绍东方画论之权威者：金原省吾先生	10
《中国绘画理论》叙例	12
论画百则	15
《基本图案学》序	26
题画诗四首	28
中国美术史：上古至六朝	30
中国美术年表	99
石涛上人生卒考	262
《基本工艺图案法》凡例	270
《大涤子题画诗跋校补》凡例	272
石涛再考	274
《文天祥年述》叙例	297
《张居正年谱》例言	299
中华民族美术自发时代：殷周以前之美术	300
跋杨仲子印谱《漂泊西南集》	348
怎样欣赏艺术	349
中国的画学	362
国画古今观	365
艺术节献言	368

林清霓的山水画	369
秦宣夫先生画展小言	370
题李斛画展	371
论人物画	372
中国艺术与中国艺人	373
中国绘画之理解和欣赏	375
元四家	378
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作画事	383
谈《东方红》的创作	385
《中国的绘画》例言	387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举要	392
高句丽时代的墓室壁画	401
吴道子的绘画艺术	404
王维的山水画	407
张萱与周昉	409
谈创作《九歌图》	414
写在前面	
——《山水人物技法》前言	4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418
《写山要法》译者序	421
关于沂南画像石的几点浅见	
——1955年11月1日致曾昭燏函	423
《雪舟》画册卷首语	425
关于中国绘画传统问题	426
裱画难——从“没有烫的衬衫”谈到抢救“画郎中”的问题	431
一封公开的信	435
作者的几句话	
——为《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写生作品集》而作	438
1958年自选画集后记	440
创作毛主席诗词插图的几点体会	441

“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445
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	
——从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谈起	448
“江苏国画展”在京展出情况的简单汇报	
——为 1959 年 2 月 16 日江苏省在宁美术工作者座谈会而作	452
我怎样画《蝶恋花》	459
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为提高艺术质量而努力	463
韶山纪行	
——在毛主席的故乡写画小记	466
画室有感	474
万方歌舞声中谈谈我们创作《江山如此多娇》的点滴体会	476
一切归功于党	479
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	481
有了党就一切都有了办法	484
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特邀文教系统群英代表座谈会上的发言	486
加速自我改造,彻底反掉右倾	
——答友人书	488
论皴法	491
欣然驰彩笔 鼓劲迎新年	494
加紧学习 坚决改造	495
关于国画问题的几点体会	
——为 1960 年 10 月 22 日成都画家座谈会而作	497
美协江苏分会国画工作团旅行概况和几点体会	
——为 1961 年 1 月 12 日江苏省政协汇报会而作	502
旅途琐谈	509
北国风光 如此多娇	513
在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516
谈山水画创作	519
《傅抱石关山月东北写生画集》前言	523

给台湾老同事、老同学的一封信	525
题唐遵之集《傅抱石手札》	527
附录(一) 题画款识	528
题《山水四条屏》	528
题《花卉》	528
题《设色画云台山记图》	528
题《水墨云台山图》	529
题《张鹤野诗意图》	529
题《大涤草堂图》	529
题《蜀道山水》	530
题《洗手图》	530
题《敬亭秋》	530
题《山中寻诗图》	530
题《试张季仁墨作山水》	531
题《巴山夜雨》	531
题《湘夫人》	531
题《山阴道上》	531
题《风雨归舟图》	532
题《雅乐图》	532
题《晋贤图》	532
题《为罗时慧作仕女》	532
题赠徐悲鸿《仰高山图》	533
题《金刚坡麓》	533
题《深山古寺》	533
题赠罗时实《隆中对图》	534
题《宝研楼图》	534
题《东山图》	534
东欧写生题画八则	534

题为赵清阁作《赏花图》	536
题《杜甫像》	536
题《全家院子》	536
题《红岩村》	537
题《峨眉处处有歌声》	537
东北写生题画七则	537
题《湘君》	539
题《与何香凝合作赏雪图》	539
题《虎跑深秋》	539
题《听泉图》	540
题《印人齐白石像》	540
题《长征第一桥》	540
题《杜甫诗意图》	541
题《万梅堂图》	541
题《长征第一山》	541
附录(二) 印章边款	542
竹根朱文椭圆印“盘根错节”边款	542
朱文长方石印“彭泽汪辟疆收藏金石书画印记”边款	542
朱文方印“詹挽难所得书”边款	542
青田石朱文方印“今人摹古古人摹谁”边款	542
寿山石朱文长方印“容我读书方是福”边款	542
青田石白文印“造化吾师”边款	542
青田石白文印“厚德载福”边款	543
竹根朱文圆印“吉金乐石”边款	543
青田石白文印“山口蓬春之章”边款	543
白文方印“廖季登印”边跋	543
附录(三) 信函	544
致金原省吾信札九通(1934年至1956年)	544
致郭沫若信札八通(1935年至1965年)	549

| 论印章源流

周礼货贿用玺节，郑注曰：“玺节，今之印章也。”是则印章之所从自乎，甘旭父云：“通典以为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纽”，其文未考，⁽¹⁾或谓三代无印，非也。⁽²⁾《拾遗记》有龟颌印，⁽³⁾《博物志》有忠孝侯印，议者以为尧舜时官。二书固不必尽信，然其有印明矣，又不独有官印，私印亦有也。⁽⁴⁾

三代之印虽不传，而以道光间出土汉封泥证之，斗检封之说，洵足征信。故刘熙释名：“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⁵⁾原玺印之作，在检奸萌，杜诈伪，尊卑与共，虽有法式，⁽⁶⁾初无所谓制也。⁽⁷⁾

自秦以来，天子之印独称玺，⁽⁸⁾臣下曰印，又以玉群臣莫敢用，是以许慎云：玺，王者之印也。以守土，故从土，籀文从玉。⁽⁹⁾嬴氏任斯言，燔天下之书，绝百氏之学。印章自由犹被限制，亦可哀已，乃置符玺令，⁽¹⁰⁾制乘輿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又得蓝田白玉为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徐官云：李斯又为之刻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凡四寸，龙鼻色黄，上大篆文，饰以虫鸟鱼龙之状。至汉谓之传国玺。

汉制，丞相三公至中二千石称章，千石至二百石以上称印，官印外，自刻姓名曰某人私印，无官印者无私印，官印称章称印，私印止称印，士庶止称印，名印称印，盖章与印亦分矣。⁽¹¹⁾至其文字，在秦已习用史籀，⁽¹²⁾汉则变其摹印篆法，增消减改易，制度虽殊，实本六义，诚堪后世法也。大凡秦书八体，于时尚被崇效，五曰摹印，其盛可推。⁽¹³⁾迨甄丰改定六书，⁽¹⁴⁾易而名之曰缪篆。许慎云：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¹⁵⁾夫摹印篆，篆隶相融，然秦则篆多而隶少，故文质兼备，汉则篆少隶多，故质胜于文。印学宏基，自兹益固，可知当时范刻之精湛与流行之广矣。论其流变，可得而言，如多白文是也。⁽¹⁶⁾孙光祖举汉官印三事、私印六事，惟两见朱文，如大不过寸是也。⁽¹⁷⁾观诸家拓谱，足以证之，如多用五字是也，私印尤小。⁽¹⁸⁾桂未谷恒见之陕洛之间，如官私印多铸是也。⁽¹⁹⁾军中急于行令，则刻凿之。汉初因秦制，再置掌玺之官，⁽²⁰⁾遂成设官监印之定律。

魏晋印风稍异，间有易者，亦无大失；及六朝末季，朱文崛盛，曲曲盘回，不免纤弱。甘旭父曰：印章之变始于此。洎乎李唐，古法渐废，盖朱文势力几踞全土，应

用上复较白文为便,故诸官印章自趋之。⁽²¹⁾武后时,改玺书为宝。中宗即位,复为玺,开元六年复为宝,天宝初改玺书为宝书,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此唐玺之制。于私印以朱文亦富遒劲之美,遂多流于华而不实,驯至违悖六义,不惜也。

五代及宋近承唐绪,官印则愈见刻板,私印则愈陷纤巧,这就文字章法也。古者,官衔姓名,别称印章,自五代始,又称为图书,宋益因之。迨后世俗之人,称官印曰印,称私印概曰图书,相延莫改。虽非大谬,究非正称。且方圆其形,文用斋堂馆阁等字,校之秦汉,颇相悖谬,虽然亦势所必至也。⁽²²⁾

元以蒙古字入官印,⁽²³⁾私印则极发达。⁽²⁴⁾吴梅村云:私印之作,莫盛于元。盖不刊之论也。至元间,有吾丘衍子行、赵孟頫子昂,以复古自期,正其体制,尚宋文,宗玉筋,力薄风靡,无补纤弱。⁽²⁵⁾万年少云:唐宋代远,其风遂卑,赵孟頫之流不足观也。夫刻印造形美术也,贵统一,尤贵变化。宋元之际,值朱文兴盛,文必鬯朱,篆必玉筋,定型既成,无疑自缚。子行、子昂固努力救移,而学之者易以巧得,雪渔、年少等非是殆非无由矣。

明季官印,限制綦严,文质巨细,以别尊卑。刘钦云:印章每字篆皆九曲,盖取乾元用九之义。⁽²⁶⁾嘉靖后,铸造印记关防,专以洪武《正韵》为主,正韵不载,方取许氏《说文》,二书无考者,将六书载籍参改。自宗人府、五军都督府至各州县,皆直纽九叠篆,其大小自三寸四分至一寸九分,惟各州县用长方印,高二寸五分。至于私印,则较前大进,一洗宋元积习。盖秦汉魏晋之印,其质多金、银、铜、玉,印质坚硬,镌刻艰难,文字虽出作者之手,而铸刻多假之工人。迨王元章出,以花乳石为印,于是石章遂流行天下,故书法佳妙者刊刻亦精,摹印至此,渐从政教之意义,扩而为纯粹之艺术,与书画并登士夫之鉴赏。良以欣赏制作之机会,既未若前此之繁难,且因嗜好铁笔者,多曾究心《古籀》、《说文》,篆书易精,操刀之际,自能得心应手、神与古会也。如文彭、何震、苏宣、朱简、程邃诸家,皆以摹印著名当时,间尝谓印学历史已绵绵数千年,而印人之可推者,文、何以前,除子行、子昂外,盖缺如也。

文彭,字寿承,号三桥,衡山之伯子,官南京国子博士,工金石刻印,为明一代之冠。有《印谱》二卷,乃张其坚竹村所集。周栻园云:“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初遍天下,余亦知无容赞一辞。”又曰:“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冯钝吟云:“诗句作印,起于近代文三桥,远绍刘汉以至有清,承前启后、厥功至伟。”姜二酉云:“周栻园虽谓三桥不逮苍茫古朴,未脱宋元之习,窃以为居宋元凋敝之余,苟非雅正,曷足起衰邪!”⁽²⁷⁾何震,字主臣,又字长卿,亦称雪渔,婺源人,往来白下最久。与文寿承在师友之间,寿承究心六书,主臣从之讨论,常曰:“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故主臣印无一讹笔,得于寿承者居多。是以寿承如汉廷老吏,字挟风霜;主臣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后世文、何并论,轩轻

为难矣！其嫡传有程孟长（字六水，新安人）、子模。

苏宣，名尔宣，一字啸民，号泗水，新安人。精六书，残碑断碣，无所不窥，作一两字大印，弥为得体，印章遍海内，与文、何鼎足称雄，有《印略》四卷。朱简，字修能，号畸臣，休宁人。周亮工云：“斯道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尝略近今而裁伪体，惟以秦汉为归，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也。师其变动不拘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数十年来，其朱修能乎？”修能一以秦汉是宗，其论印云：“印文尔雅，惟汉是则。”著有《印书》、《印品》。程邃，字穆倩，号垢道人，又号江东布衣，歙县人。工诗，精四体书，为陈眉公弟子。少与万年少诸人游，锐意篆刻，淳古苍雅，篆家不可及。盖自修能创宗秦汉，已伏与文、何别途之机。迨穆倩出，其风愈显，力变文、何旧习，世论翕然称之。⁽²⁸⁾晚遇汪虎文，出其所作相质，汪曰：“君去奇古，一归缪篆正派，斯得之矣。”穆倩志其言，故暮年所作，尤为海内尊重。子以辛、王小山、赵雨棫、方后崖、俞廷槐、胡唐、巴慰祖、高翔、邓石如等学之，曰“徽派”，又曰“皖派”，指主臣以下黄山印人而言也。

逊清而往，假八旗鼎定之功，图升平右文之效，乾嘉以来，金石之学大昌。于是摹印亦臻绝诣，派别之兴，兴于是乎？叶尔宽云：“印章四派，皖派也，曼派也，说文也，汉印也。”然曼派导源于浙，说文、汉印，范围过弛，流至今日，其有深厚之影响者，惟浙派与皖派尔。浙派，丁敬为之祖，踵丁者有黄易、蒋仁、金农、郑燮、奚冈、陈鸿寿，是为秦祖永所称之七家。丁、黄、奚、蒋，又称西泠四家；或加陈鸿寿、陈豫钟，称西泠六家；或再加赵之琛、钱松，称西泠八家，即浙派八大家也。

丁敬，字敬身，一字钝丁，自号龙泓山人，钱塘人。起鬲鬲中，而矢志向学，于书无不窥，嗜古耽奇，尤究心于金石碑版，务探源流，考异同，使毫发无遗憾焉。著有《武林金石录》，赅博详审，诗、古文笔力超隼，迥出流辈，以其余绪，留意铁笔，古拗峭折，直追秦汉，于主臣、啸民外独树一帜。两浙久沿林鹤田⁽²⁹⁾派，钝丁力挽颓风，印灯续焰，实有功也，所著诗文集甚富。邻人不戒，灾及其庐，罄所藏弃，所流布者，盖几希矣。年六十有四。张燕昌，⁽³⁰⁾黄易师之，私淑之者有蒋元龙、⁽³¹⁾严诚、⁽³²⁾钱澍⁽³³⁾。黄易，字大易，号小松，浙江仁和人。家清贫，习刑名之学，有声莲幕，善古文辞。又工丹青，得董北苑、关仝正法眼藏。刻印专师秦汉，曾问业丁龙泓征君，兼工宋元纯整诸家，款识亦古雅。蒋仁，原名泰，字阶平，号山堂，又号吉萝居士、女床山民、仁和布衣。工篆刻，而行楷书尤佳，彭绍升推为当代第一手。乾隆乙卯卒，年五十三。郭麐云，性孤介，而笃于交谊，书法篆刻，妙绝一时，而不以名家。至贫，时不举火，所居老屋两间，欹危殊甚；琴书井灶，咸在其侧；山妻小女，欣然忘贫。虽古之天民，未能过也。

金农，字寿门，又字冬心，号司农，又称稽留山民，钱塘人。书得古趣，在隶楷之

间。印章摆脱文、何，浸淫秦汉，沈仲房论印诗云“双眼只推金寿门”，洵知言也。江都人罗聘，为翁高弟子。郑燮，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人，善印章，笔力古朴，逼近文、何。奚冈，字纯章，号铁生，自号蒙泉外史，钱塘人。陈鱣和论印诗注引吴騫为陈目畊《存几希斋印谱序》云：“当集诗君当印人之会，盖黄小松、张芑堂、奚铁生、陈目畊也。”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钱塘人。嘉庆辛酉拔贡，为淮安府同知。诗文书画皆以姿胜，篆刻追秦汉，浙中人悉宗之，别曰曼派。居恒著述自娱，延谒名宿，寒俊故人乐与之交，温汝扬（字风庭、钱塘人，刻印师陈曼生，旁款尤精绝）、高日浚（字犀泉，钱塘人，曼生妻弟，得其指授）、汪鸿（字延年，号小迂，休宁人，客曼生幕中，所学成得力于此）、闵云（字鲁孙，钱塘人，篆刻师陈曼生）得其摹印之法。陈豫钟，字浚仪，号秋堂，钱塘诸生，精篆刻八分，所画松竹，以篆法通之，殊有典型。赵之琛，号次闲、钱塘居士，精心嗜古，邃金石之学，篆刻得其乡陈秋堂传，能尽各家所长，曼生司马首推之，终年栖心内典，时写佛像，名其室曰补罗迦室。江尊（字尊生，号飞谷，又号太吉，钱塘人，好篆刻，为次闲入室弟子）绍其衣钵，潘俊（字逸伯，余姚人，工篆刻）得其正传，孙锡晋（字次裴，仁和人，篆刻师赵次闲）、张光洽（字又峰，钱塘人，好金石，工篆刻，与次闲在师友之间）、杨辛庵，又以学次闲名重当时者也。钱松，字叔盖，号耐青，晚号西郭外史，钱塘人，喜金石，精篆刻，尝手摹汉印二千纽，赵次闲见其印，惊叹曰：“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咸丰十年，洪、杨之乱，与家人同仰药死。

皖派以程邃为之祖，巴慰祖继之，邓石如出，其法称变，盛名远驰，宗者亦多，时称邓派，又称皖派。绍其传者有吴熙载、黄士陵。至赵之谦，初学浙派，后学皖派，论者谓要以皖派为近也。⁽³⁴⁾巴慰祖，字隽堂，号予藉，歙县人，富收藏，通文艺，书画擅一时，亦精核古今文字。邓石如，名琰，怀宁人，其名避仁宗庙讳，以字行，更字顽伯，又号完白山人，少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曾临摹秦汉以来金石善本各百本，其篆刻以二李为宗，分书则道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曹文敏称其四体书皆国朝第一，盖顽伯以书法宗匠，旁而及此，故刊刻书画，其途显同，庄严之内独含妩媚，且一点一画，苍劲俯仰，得于画者厚矣。施士龙（字石农，别字三复生，余姚人）、胡良铨（字衡甫，绩溪人，治印得完白山人神似）、吴育（字山子，常州人）、孙云锦（字质先，吴江人）、王尔度（字顷波，暨阳人，篆书刻印，一以邓完白为师）宗之。吴廷飏，字熙载，号让之，仪征人，善篆隶书，于历代碑帖穷原竟委，故能以碑刻抚印。传邓氏衣钵，世谓邓派既行而皖派遂废，理或然欤？魏锡曾云：“吾友赵子搨叔，自负篆刻，独心折其功力，尝作印跋其侧云：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叹服如此。归安人吴溥，字苓香，篆刻为其入室弟子。黄士陵，字穆甫，一字牧父，歙县人，好金石，工篆刻，客吴恣斋中丞幕府。恣斋辑《十六金符斋古铜印谱》，裒集抚拓，皆牧父

与尹伯园手定者也。赵之谦，字抡叔，号益甫，别字冷君，又号悲盦，会稽人，咸丰己未举人，旋以知县分江西，一为南安县，卒于官，于学无所不窥，读书丹黄灿然，书画奇逸天成，刻印能夺完白之席，独擎一帜，直千古能手也。门下有钱式（字次行，号少盖，叔盖次子）、朱志复（字遂生，无锡人）、程峤（字方壶，歙县人）三人。而钱、朱最为所赏，尝刻字曰“遂生”，印款云“虱如车轮技乃工，但期弟子有逢蒙”，又赠魏稼孙诗云：“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二子尽得其奥可知也。

今既述浙、皖二派之简晰鄞鄂，则其盛衰影响，亦所欲知之事也。浙派自曼生、次闲而下，几有正宗之目，刻时用平头刀横走。⁽³⁵⁾唯其横走，是有二善：自右向左，利于伸缩，故稳，一善也；着力深沉，鲜见浮弱，故健，二善也。且朱白咸宜，白文尤便，迨妄者为之，取其易于着力，则由稳而为板实，健而为柔弱，弊亦甚矣。⁽³⁶⁾夫万事物，有一利也，弊必随之，矧艺事乎？长洲徐康论浙派，于曼生、次闲，推崇备至。其言曰，浙西自丁、蒋、奚、黄、陈诸人以铁笔擅名，自成浙派，皆得汉印精髓；用切玉法，颇露锋颖，至曼翁又参以钟鼎碑版，然发泄殆尽矣！后此则赵翁、次闲以三世家传，又得陈秋堂翁指授，次闲妙在不尽守师法，所以入化。继之者阒然矣。次闲翁尝云，其法谨守绳墨，而石印边款空前绝后，余尝得魏稼孙手拓边款印谱，其用刀锋卓立而以石宛转就之。所谓正锋也，分行布白，不须落墨，自然精整如小唐碑。盖自毛西堂手辑西泠六家印谱，流传虽隘，而所接繁多。浙中产石，模拟亦易，于是稍治斯涂者，靡不自传西泠，加之小松、铁生、曼生，摹印而外，更擅书画，因缘所及，斯风益广。皖派导源虽在穆情，昌大实推完白，何程一灯，赖以不斩，曰邓曰完，亦非无由也。⁽³⁷⁾

至综浙、皖二派，魏锡曾之言最常，其言云皖印为北宗，浙为南宗。文国博真谱不可见，间存于书画者，实浑含南北两宗，其后名家，皆皖产，中惟修能朱简碎刀，为钝丁滥觞，钝丁之作，铸镛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徇越规矩，直自郅耳。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尝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若完白书从印入（赵抡叔语），印从画出，其在皖中为奇品，为别裁，让之虽心摹手追，独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抡叔谓手指皆实，斯称善鉴，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树浙帜者，固推抡叔，惜其好奇，学力不副天资，又不欲以印传，至若人书俱老，岂直过让之哉，病未能也。

浙皖而外，康熙时吴门人顾苓，字云美，精临摹秦汉印章，得文氏之传。⁽³⁸⁾姚鼐（字季调，自号樗园居士，长洲人）、沈祚昌（字乘时，原名御天，居木渎之虹桥，因自号虹桥居士，吴县人）、张锡珪（字禹怀，一字雨亭，自号逊雪，震泽人）、连朗（字辉庭，一字万川，吴江人，受业于张锡珪）、张屿（号玉斧，江阴人）等宗之，曰吴派。同、

光间，上虞人徐三庚，字辛穀，号井甕，又号袖海，工篆隶，书王象碑佳，刻印上窥秦汉，于吴让之赵执叔外，又树一帜，近时多宗之，东至日本，影响亦巨。近人吴昌硕，仿石鼓而有变化，极为时重，犹画苑之海派也。⁽³⁹⁾至有清一代，江皜臣（歙人，用刀如刮沙。曹秋岳曰：皜臣死，世无复有切玉者矣，悲夫）、朱宏晋（字用锡，号冶亭，长洲人。周亮工曰：刻玉尤精绝，江皜臣未许专美于前也）、仇垲（字遐昌，自号遐村，湖州归安人）、王光祖（字云湄，吴县人）、江濯之（字汉臣，徽州人）、李栩（字蝶厂，江西人）之刻玉，黄景仁（字仲则，自号鹿菲子，武进人）、徐鼎（字丕文，号调圃，华亭人）、朱德坪（字叔玉，号藉山）之翻砂拔蜡，魏闾臣（号又虞，湘人）之紫檀黄杨，周丹泉（吴人）之陶印，孙韡（字隶英，号漱石，又号怡堂，六合人）之竹根，郭绍高（号憩角，自号叶翁，吴县人）、王定（字文安，无锡人）、张溶（字镜心，号石泉，娄县人）之制钮，并有盛名。

注释：

- (1) 《汉官旧仪》：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
- (2) 朱竹垞曰：印信不始于秦也，周官掌节、掌守邦节、货贿用玺节，凡通货贿、司市以玺节出入之。郑司农曰：玺节印章，如今之斗检封矣。贾公彦谓：汉法斗检封，其形方，上有检封，其内有书，盖其初仅用以通商旅。
- (3) 王子年《拾遗记》：禹治水黄龙曳尾于前，元龟负青泥于后，颌下有印文皆古文。
- (4) 朱竹垞曰：卫宏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惟其所好，则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见《葛氏印谱序》。
- (5) 考汉时诏策书疏，皆以墨书木版，曰木简。1902年，英人斯太因氏在古于闾故址，掘得废墟。据所获众多之木简，始悉斗检封之完全形式。
- (6) 《周礼》，郑注曰：凡节有法式，藏于掌节。
- (7) 何震曰：上古之玺，君臣通用。
- (8) 徐官曰：秦制，唯天子用玺。
- (9) 《六书精蕴》曰：玺，印章也。从尔从土，古之制字者取命尔守土为意。又曰：后之人因改从玉，于义何居？
- (10) 《唐六典》：秦有符玺令。
- (11) 《汉旧仪》：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列侯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千石至二百石，皆铜印鼻钮，文《通雅》曰印。建武则诸侯王，皆金印。
- (12) 孙光祖曰：秦白文玺，用籀文刻符书摹印篆，朱文玺用籀文；白文官印用摹印篆，白文私印用籀文摹印篆，阔边碎朱文私印用籀文（所指朱白官私玺印文字，六朝以前亦要不外斯）。
- (13) 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李斯所谓马头云脚是也），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